

# 刘延彪曲艺之路桃李满园

□ 张德生 鲁占奎



农历四月初三，郭冬花的父亲把刘延彪请到了家里，刘延彪本来对收徒也没那么多讲究，仪式也没有举行，喝了顿酒就把这事定了下来。

在刘延彪这里，郭冬花才真正知道三弦、越弦怎么弹，并将最难的定弦也学了手。拜刘延彪为师，“入学”容易，“毕业”却很难，教学过程也是一波三折。郭冬花和刘延彪都是盲人，无法通过看乐谱交流，只能靠听来学。之前郭冬花所学的东西都不是特别正规，和专业民间曲艺相比有一定的差距，这样改正过来更加艰难。一遍遍听刘延彪弹奏，自己再一遍遍练习，但难免还是出错，虽然老师没有责怪，但郭冬花也曾偷偷躲到墙角掉眼泪。后来，刘延彪也意识到了问题所在，就手把手教郭冬花弹奏，让郭冬花记住弹奏时手的位置在哪里。

就这样，郭冬花终于成为刘延彪最得意的学生。此后，刘延彪开始对郭冬花传授下弦，《林冲买刀》、《鸿雁传书》、《十二月花开》这些传统下弦曲目很快就被郭冬花烂熟于心。

其实，刘延彪之前也曾教过不少人曲艺，也收过一些徒弟。

“哎，刘老师啊，把我的这个娃娃收上当个徒弟，你教教。”在刘延彪20多岁时，就已经是远近闻名的民间艺人，张家庄的一位村民找到他，想请他当师傅。

刘延彪好说话，对这些也不讲究，就说：“你：把娃娃吃的、喝的管上就行，我啥都不要，你看行就领过来。”

那人自然乐意，屁颠屁颠的就把孩子领来了。但是，他把娃娃领过来就不管了，吃的也不管，大人也不来，完全把刘延彪家当作慈善机构。



在那个时代，物资匮乏，多数人都吃不饱穿不暖，家里的衣服也是老大穿旧了改一改给老二穿，家里突然多了一张嘴，刘延彪一家本来都填不饱肚子，现在连个半饱都混不上了。家里人自然埋怨，说刘延彪找了个累赘，不过气过一阵，他还是得尽老师的责任。教了很久，刘延彪就彻底失望，这娃不是学曲儿的料，对拉弦唱曲没有一点兴趣。

“今几个就教你拉胡胡吧？”刘延彪说。

“成，就拉胡胡。”那娃娃附和道。

可是一转眼，那娃娃却拿着刘延彪的二胡跑去和别的孩子玩去了。孩子们玩起来放得开，相互打土仗，就是两帮孩子互相投掷“土蛋蛋”，那娃娃就把二胡当成球拍，像玩棒球一样用二胡把对方投过来的土块打回去，这下

不得了，一把好好的二胡瞬间报废。一把二胡坏了，再拿一把，一会儿功夫就弄坏了刘延彪的几把二胡。

刘延彪听见那娃娃“梆梆梆”地用二胡打着玩，脸都气绿了，那时做一把二胡不容易，最主要的，是这娃娃根本就不学。

遇到这样的主，刘延彪自认倒霉，赶紧把娃娃给送回了家。

说白了，这家也是穷的揭不开锅，看到刘延彪唱曲多少能混上吃的，就把孩子送来“蹭饭”，根本没打算让孩子学这个。

从此以后，刘延彪就不轻易收徒弟，强扭的瓜不甜，他希望能找到真正喜爱民间曲艺的人，将自己的所学能够传承下去。

不过，刘延彪对庄子上的曲艺爱好者也没少指点。那时，庄子有几个年轻人喜欢唱曲儿。

“刘师傅，今天给我们好好

教一下。”有个叫陈毅的带着一帮子年轻人登门拜访。

“好好好，你们经常学，我就经常教呗。我全教给你们几个，大家就好好学呗。”刘延彪深知自己当年学艺的艰辛，毫不保留地将一切都教给这些年轻人。

李光荣也是跟刘延彪学艺比较早的“大弟子”之一。和郭冬花不同，李光荣和刘延彪同村，并且只比刘延彪小16岁，并且李光荣身体一切正常。

李光荣兄弟姐妹七八个，李光荣排行老三，这么一个大家庭，经济条件肯定好不了，要不也不会有后来的口号“要想富，少生孩子多种树”。

小时候李光荣就喜欢二胡，哥哥弟弟们也都喜欢，大哥爱好的是秦腔。大哥见李光荣对民间曲艺痴迷，就对他说了：“你要真想学，就拜刘延彪为师。”



海东时报社 主办  
海东市文体广电旅游局